

親愛的小孩

劉梓潔

1.爆米花

我想生小孩。

好幾個超過四十歲沒生小孩的女生朋友告訴我：過了就好了。她們在三十二、三歲時也曾經想生得不得了，想到連在捷運上看到兩三歲小小孩牙牙學語聽到銀鈴般的童稚笑聲都會哭。但是，過了就好了，是身體激素在作祟，告訴你再不生就來不及了。過了就好了。她們拍拍我的肩，過了你就知道你還是可以繼續抽煙喝紅酒交男朋友浪跡天涯好不快活哩。

是。是身體激素在拉警報。身體就好像一個客氣有禮而盡責的餐廳侍者，過來頻頻提醒你：last order囉，請問要點餐嗎？你搖搖頭，乾啜紅酒，以為純粹的品飲就足夠。等到你胃裡翻起一陣空虛，揮手請他過來，他只能赧然苦笑：不好意思耶，我們廚房已經休息了。從吧台後方的窗口，你還可以看到廚師助手正對著地板潑下一盆肥皂水。萬念俱灰。侍者或酒保也許會可憐你，給你一些爆米花，可是你知道你把這如空氣的小雲朵一顆顆往嘴巴塞的時候，將無限豔羨著隔壁桌滿滿的辣烤雞翅起司薯條墨西哥捲餅雙份臘腸披薩爆漿巧克力舒芙蕾佐夏威夷果香草冰淇淋，一桌歡樂像變魔術一樣越吃越多無窮無盡開出燦爛花朵，逼得你好想握著刀叉到人家桌邊說，分我一口可以嗎？

我不想變成那種人。

抽煙喝紅酒交男朋友浪跡天涯像一盒隨時都可能被撞翻的爆米花，滿地狼籍與悲涼隨時一觸即發。我自知不是那塊料，無法過了四十歲無夫無子依然美麗自信叱吒職場。如果沒有小孩，我只會蹲在地上一直撿一直撿爆米花而已。

對我，過了並不會好，而是，過了就毀了。

2.性生活

一個沒有性生活的人說想要生小孩，就像一個從沒買過樂透的人幻想自己中頭獎一樣好笑。但也許，可以先說說我之前那段有如刮刮樂般的性生活。百元刮刮樂，刮了中一百，再換一張，還是中一百，就這樣沒輸沒贏，彷彿可以天長地久。甚至，噢，親愛的小孩，有次我覺得我非常非常接近你了。

那是，我三十歲生日那天。我要搭晚上的飛機去舊金山，中午 H 請我吃飯，幫我慶生，用他短暫的高級主管午休時間。我拉著行李箱搭高鐵去找他，H 總是在我出車站大門時就看到他。他站在他的車旁邊，西裝褲熨得筆挺，淡淡笑著，對我揮手。吃了一頓高級的義大利餐後，他送我去搭高鐵，我撒嬌嘟嚷著：哎唷人家五點到機場就可以了，一邊把手鑽進他棉麻西裝外套的袖口，來回摩娑。他當然知道我想幹嘛，他也癢了，我再把他搔得更癢：今天是安全期唷。我知道他想乾脆停車把我抓起來，但他好凜然：我三點要開會，只剩半小時了，

你早說就不去吃飯了。哦是啊我早說我們就會從高鐵站外帶兩份摩斯漢堡去開房間好棒的三十歲生日哪。我當然沒把這句話說出口，如果你想打砲，你最好別機車。我繼續使著小狗眼神，嘟嘟噥噥，手指在他下臂內緣畫圈圈。

H 開著車在高鐵站附近荒涼空曠的重劃區瞎繞，馬路很新，幾乎無車，有些剛建好的大樓。他在一長滿雜草的空地上停下，說：這兒可以吧？他不知從哪兒變出好多隔熱板與窗簾，人沒離開駕駛座，像登山老手搭帳棚般，兩三下，車子被包得隱密，我懷疑他是不是按了哪個鈕，連車外的車牌號碼都包起來了。我們各自褪去下半身衣物，他說：把椅子退到最後，椅背打到最平。他壓了上來。我只想著，天哪他是車震的老手。我沒感到任何刺激，只覺得輕率潦草，並冒出許多諸如科技園區高級主管下班回家前在廠區後山叫應召妹來車上幹砲的幻想，我只想趕快結束。H 向來溫文拘謹，總是要我先到他才到。我作假地喊叫了一聲，他加速後發出暢快的低吼。他射了，在裡面。

我拉著行李箱進了高鐵站女廁，在馬桶上坐了好久。天啊第一次我們在好漂亮光是浴缸就有一個雙人床大的精品旅館，第二次在我家，前戲還是在陽台就著燭光吃著甜點開始的，這是第三次，在不知道將來會蓋成廠房還是豪宅的空地上。我好想洗個澡，左顧右盼為什麼廁所沒有像東南亞那種從馬桶水箱外接出來的沖洗水管。那，我要帶著這些精液到舊金山去了，在我的生日，飛過換日線，到舊金山仍是生日，有可能也是你，親愛的小孩，的播種日。

之後漁人碼頭、金門大橋、卡斯楚街、嬉皮村、納帕谷酒莊、城市之光書店、科波拉開的餐廳，我都想著，親愛的小孩，如果你真的來了，你的第一趟旅行可真爽哪，你會不會長成一個嬉皮呢？我每天清晨在旅館大廳開公共電腦上網收信，H 沒寫任何信來，我也沒寫給他。七天後我回到台北，H 沒打任何電話來，我也沒打給他。幾天後我受不了主動打了，他沒有接，亦沒有回。

兩天後收到他的信：你是個好女孩，應該去尋找真正屬於你的幸福。明明是屁話，我卻對著電腦螢幕哭了一整個早上。當然我沒有懷孕。然後，第二張刮刮樂，L 來了。

我在書店的身心靈書區遇見他，他用簡單的英文與我攀談，瑜珈、印度、奧修、新時代等等，末了說句很高興與妳談話，祝妳有美好的一天，我說你也是，便各逛各的去。半小時或一小時後，我走出書店，看見他的背影。他站在書店門口，面向馬路，等著什麼。但不是等朋友，也不是計程車，不是任何具體的物質。應該是說，等著什麼，未知的、曖昧的、暫時性的，存在。那身影透露出來的一點點恍惚、茫然、尋覓，別人也許看不出來，但我懂。我也常有那種時候，而我總是什麼都沒等到。

我走過去，禮貌地跟他說，Bye-bye，他也微笑點頭。我轉身，往捷運站。果然，他跟了上來，問我：要去我家嗎？我說好。

上計程車、到老外在台北短期租居的飯店式套房、脫衣、做、淋浴、穿衣，一起下樓，到第一個路口，兩人成九十度各自前進，真的拜拜，不過一個小時的事。進他家時已是傍晚，出來時，天也未暗。

那個做，真的太短了。背後，正面，射，像速食店的出菜工序。沒有親吻，沒有擁抱。身體保持著一個點接觸。淋浴時，他給我洗好的白浴巾，他自己稍後用另一條。更衣後，我用的那條毛巾就進了洗衣機，像 SPA 會館的服務。（也許，怎麼搞的總覺得更像，盲人十分鐘

按摩。)我淋浴出來後，他站在陽台，看著外面。我過去從背後環抱裸身的他，他反手，捏捏我隔著浴巾的臀部。

下樓電梯裡，他說，我不常這麼做的，雖然我看起來很像，但我不是。他拿了兩本書借我，但我隱約覺得，沒還他也沒關係，就像是彼此不再見面，也沒關係。但是沒有，接著的幾個月，他兩三個禮拜會傳個簡訊給我，然後我們把上述的事從頭到尾做一遍。

L 一定要帶套，他從印度印尼泰國一路當背包客來到台灣，沿途必定風花雪月，我想這是最基本的禮貌與衛生，也就不會去想會不會不小心生出個金髮碧眼台歐混血兒。但 L 軟得快，拆套子時難免氣急敗壞，這是我跟他做時的一個困擾。我把這困擾告訴好姊妹 Mori，Mori 的強項是從面相看雞相。他要我傳 L 的照片給他看，診斷還有救沒救。但我連拿起手機和 L 頭靠頭自拍都不敢。Mori 像在上物理課一樣告訴我，如果硬度一定的話，老外通常較長，硬度也就分散了。我想這句話的普及版是：有一好沒兩好，適用於人生所有事情。

有次不知怎的，L 買到一盒異常難拆的套子，外層的塑膠模怎摳都摳不起來。一盒不都有三個嗎？怎麼每次輪到我時都是在拆新包裝？上次剩的另外兩個跑哪去了？我從不問，沒啥好問。不是用掉難不成是吃掉？(借鄰居了，如果 L 要白目一點他可以這麼說。)也許說不在意是騙人的，不然我就不會在這邊光溜溜而好整以暇地等著他，連一句：sweet heart 需要幫忙嗎？都不問。也許我正不懷好意地袖手旁觀他看著自己逐漸軟掉，作為無聲的報復，雖然這對我也沒好處。

L 拿流理台上的水果刀去刺那頑固的膠膜，結果手滑了，刀尖剗進手掌，鮮血汨汨湧出，天哪這時不軟也得軟，我過去抓起他手看他傷口，口子不大，卻頗深，我抓了把衛生紙要他壓好，兩個人手忙腳亂穿好衣服，攔計程車去外科縫了兩針。驚魂過後，我和他在回程計程車上笑得像小孩一樣開心。他上氣不接下氣：所以你剛剛怎麼跟醫生說？說我怎麼受傷？開生蠣。我也笑得尖銳如八婆。那醫生說什麼呢？他說，哦，生蠣真的很難開要小心。我們又大笑得旁若無人。天啊妳真是天才，L 攬過我肩，親親我的額頭。我猜計程車運將一定以為我是專泡夜店專釣鬼佬的三八機。但我不是。我只是等到什麼就是什麼。

回到 L 家後，我們還是做了。那是唯一一次，L 讓我留在他家過夜，他把沒受傷的那隻手讓我枕了一整夜。但我們的關係並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兩個月後他離開台北回去歐洲，我傳了簡訊：Bon Voyage。那時我在捷運上，人很多，我站在車門邊，看見玻璃門上的自己微嘟著嘴神情憂傷。到了家的那站出了車廂，又到對面月台坐回市區，去 Mori 的店。

Mori 換了伴，新伴叫阿宇。以前那個叫阿克。阿克的強項是心情調酒，就是你描述心情諸如回憶起往昔戀人嘆出一口淡淡的哀愁，或是有具體畫面的裴勇俊凌晨四點到我家修冷氣，阿克都調得出來。我沒問阿克到哪去了。Mori 招呼著我，想喝什麼阿宇很厲害哦。我說，酸一點的。我說 Mori 啊如果我現在肚子裡面有一個歐洲混血兒就生下來送給你和阿宇好了。Mori 知道我又在瘋言瘋語，走出吧台，說：來啦抱抱啦，對我張開雙手。Mori 這死 gay 知道我的死穴，他的肥厚手掌輕輕壓壓我的頭，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他說，阿宇有通哦，要不要他幫你看一下。我揩去淚水，看我什麼時候會生小孩好了。

害羞內向的阿宇，眼睛直直看著我幾秒後低頭，像在接收什麼訊息，然後他抬頭：有個眼睛又圓又大的小男孩一直跟著你，在等著你把他生下來。神了，他現在在哪？我望望四周。阿宇說，反正他一直在。

這個大哥大也跟我說過。他說小孩這種東西是很玄的，他自己想來的時候，就會想辦法下來。最重要的是爸爸媽媽電光火石結合的那一瞬間，要讓他感覺到愛，他就會願意來了。

哦，是啊。愛。所以當爸爸媽媽在高鐵站旁的荒地胡搞瞎搞，當爸爸拆個套子都要縫兩針媽媽在旁邊笑得像個三八機時，你一定很瞧不起我很不想理我對不對？親愛的小孩。

3. 一句話

愛。什麼是愛？愛與性可以分開嗎？如何觀察一個男人對妳只有性還是有愛？這些問題，就像女生如何快速達到高潮或如何讓你的他欲仙欲死一樣，柯夢波丹創刊以來每期都有大師循循善誘並提供測驗量表，如此老眼，每次我去剪髮還是都乖乖把它看完。而現在，我像個心理測驗出題機一樣問著 Mori，H 每次開車時總把一隻手騰出來讓我抓著，那是愛嗎？我低頭看書時，L 會幫我把垂下來的瀏海輕輕撥到耳後，那是愛嗎？

吧台另一側，一位假睫毛貼得好長好密的美麗熟女，露出妹妹別天真了的表情，媚然一笑，說：要知道妳愛不愛一個男人，很簡單，就是看妳願不願意吃他的精液。太猛了大姊，這麼說來我一個都沒愛過。（有次和 L 想要玩玩看結果我衝到浴室嘔半天好尷尬。）

其實以上我都在裝可愛。愛不愛，我很清楚，是要看分離的那一刻。

我和 N 在床上纏綿悱惻了兩年，從沒說過愛字，他到要上飛機的前三天才在電話中告訴我，要跟家人移民到洛杉磯去了，不會再回來。有些書要還妳，看妳要來拿還是我拿過去？（謝謝哦好有禮貌的分手儀式哪你怎麼不乾脆說要叫快遞。）我過去了。我當時與人分租一層公寓，每週去一次他那一廳一房一衛一廚的住處，那對我來說已經是舒適的不得了的小窩，而現在，收拾得乾乾淨淨，只剩一條長沙發和一袋要還我的書。我們分別坐在沙發兩頭，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兩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到他家吃吃喝喝，解散時大家在門口穿鞋有人先去按電梯，我彎腰穿著平底繞踝繫帶涼鞋，N 對我說：妳留下來。我乖乖坐回沙發，等著他，他送完朋友回到沙發上，我們就這樣開始。

廚房還有些碗盤，妳需要嗎？他有點艱難地開口，彷彿是他最溫柔的道別。我搖搖頭，兩顆大淚珠咚咚掉下來，我低頭看著白色磁磚說：你一句話，我可以放棄現在生活的所有東西，買一張機票跟你去美國。抬頭一轉，看到他臉上掛著長長的兩行淚。對望一眼，他把我抱進懷裡，說：妳還年輕，妳的路還很長。他送我到門口，摸摸我的左臉頰，說：要快樂。我說：你一句話我會馬上到你身邊。那大概是我這個俗辣這輩子最勇敢的一次。

N 走了。我著魔似每天到瑜珈教室報到，基礎的進階的各種派別的課胡亂上，一個月操掉好幾公斤體重。然後，我突然頓悟事情不該這麼瞎，問了 N 的好友，果然，這兩年他其實另有出雙入對的女友，而他帶著她去美國展開新生活。

在美國的 N 偶爾來信，寄些超好笑影片或超可愛貓狗或超恐怖速食店內幕的群組轉寄信，我偶爾回一兩行不痛不癢的字（我從沒問他那晚的眼淚到底是為什麼），好像只是為了拉一拉線，彼此確定，哦，你還在。兩年忽爾過去，我陸續遇見 H 和 L，H 和 L 又陸續消失。

所以說，你是遭遇好嚴重的情傷，所以放逐自己嗎？不，不是這樣的。感情並沒有這麼奏效的因果律。每個人出現的時候我都希望，拜託這是最後一個了，讓我們維持穩定長久且公開的關係，快快樂樂生個小孩。可是偏偏好像我身上有個大破洞一樣，每個都留不住。

沒有因果，但填空、遞補卻冥冥之中發生著。就在 L 回去後的兩天，N 發來了越洋簡訊：要來美國跨年嗎？我盡量把它想成是另一張刮刮樂，而不是我等待著的一句話，但我還是火速買了好貴的機票。N 幫我訂好了洛杉磯華人區的民宿，他那幾天不回家住，而陪著我，我們在跨年夜穿越美墨邊境到提華納，然後到拉斯維加斯吃喝玩樂了一個禮拜，再深入沙漠，住在國家公園露營區的小屋，最後回到洛杉磯。但除了晚上睡同一張床之外，我們像朋友，對那些大賣場裡、名牌 outlet 裡、餐廳酒吧裡、賭桌邊過度殷勤的美式問候（哦你們是夫妻出來玩啊有沒有小孩呢？），彼此也很有默契地說：不，我們只是朋友。

忘了是第幾夜，兩個人做完後在黑暗中互擁，我哭哭啼啼跟他說，我們生一個小孩吧，我可以自己養自己帶，絕不找你麻煩，要簽切結書都可以。他不肯，說他受不了心裡的負擔與牽掛，說我想得太天真太容易。我會很愛很愛小孩的，我哭到好像全世界都對不起我，哭到連我自己都討厭自己，哭到睡著了。半夜迷迷糊糊，他的身體挑逗著我，他想來第二次，我的身體回應了，他到最後一刻仍抽出來，射在我的肚皮上。我想進浴室去，用手指或面紙蘸一蘸，自己手工送進去，也許會有奇蹟，就像醫藥版報導游泳都會懷孕那樣。但我只是癱著動不了，眼睛張不開，身上的淚痕與精痕像隱形的繩子，把我綁在床上，只能任疲累與睡意一波一波將我帶向深層睡眠，那兒將提供完整修復。醒來已天亮，N 不知起來多久了，他穿戴整齊坐在窗前，我全身赤裸坐在柔軟潔白的被褥中間，靜靜看著逆光的他。他轉頭看我，眼裡有柔情：我下去幫你買咖啡好嗎？

最後一天，他送我到機場，把車停在臨時下客的車道上，幫我拿下行李。我知道他不擅長道別，擁抱與吻別都太沈重，便給了他一個露齒的笑容，說：Bye-bye，拖了箱子就轉身，他把兩隻手搭上我肩膀，湊近我，說：要快樂。我沒再轉頭去看他的車，進了大廳，通過磨人的安全檢查，上飛機。十四小時的飛行，空服員會過來餵食三回，我一餐都沒吃，沒看書沒看電影，雙手環抱住肩膀，昏睡再昏睡。快降落時，鄰座的東南亞小帥哥友善對我推出一片口香糖，我搖搖頭。我知道這趟美國行刮刮樂的最大意義就是，我什麼獎都沒中，我無法再拿去換下一張。好吧隱喻真的很煩。也就是說，我明白了我無法再去跟姊妹淘們撒嬌說這些無疾而終的關係是很瞎很白爛或只是玩玩而已，而是，我面對了自己：我是一個不被珍惜與不被選擇的深深挫敗的婊子。

不愛何其殘酷。但你會對一部吃光你錢的吃角子老虎機哭天搶地，搖著他肩膀跪求他腳下哀嚎昨天不是還好好的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嗎？不會嘛，對不對。說到底，都是自願的。你不該因為對方沒有給你等值或加倍的回報就覺得他對不起你。錢是你自己要投的。你只能說：哦，對，我運氣不好，我衰小。

而，也就在那一刻起，衰小的我沒有了性生活。

4. 勸生堂

勸生堂堂主伉儷切媽愛情長跑十五年。十五年裡他們一起爬完台灣所有的山，溯勘無數條高山溪流，不過癮畢業後又跑去美國科羅拉多州攀冰岩，去爬阿根廷第一高峰。

最後切爸完成了七大洲七頂峰，聖母峰隊伍凱旋歸來，切媽去接機，在記者簇擁下，切爸向切媽求婚。婚禮還沒辦，兩個人先去巴黎巴塞隆納度蜜月，回來就發現懷孕了，把肚子裡的小孩取名叫切。切·格瓦拉的切。

既然在巴黎巴塞隆納懷的，怎麼不叫兩巴呢？話一出口，我自己哈哈大笑，切媽也笑到一直拍我，在隔壁書房的切爸喊著：兩巴，台語能聽嗎？我們又狂笑不止。十個月大的小切抓在奶瓶躺在我和他媽中間滾來滾去，跟著發出銀鈴般的笑聲。切爸切媽是我大學時最要好的學長學姊，他們人生目標看似是雲遊四海，但其實那些讓人流口水的大山壯遊只是副業，他們好厲害地一邊拿獎學金出國念博士（切爸會說，反了啦，玩是正職，唸書只是兼的），現在回來了，在四時盈滿陽光的南部家鄉買房買車，教書帶小孩，安居樂業得更讓人流口水。我學位讀得零零落落，感情一塌糊塗，要說贏了什麼，恐怕是，自由。

自由哦自由。那些年偶爾他們回國，便吆喝四散在北中南東的大夥在南部集合，去西子灣喝啤酒吃海鮮看夕陽，然後到中山大學的堤防上躺成一排，其中一個學長彈著吉他，我們在海風中一首接一首唱陳昇的歌。擁擠的樂園，Say good-bye to the crowded paradise。然而，I want you freedom, like a bird.

在他們終於定下來時，我也不再動不動重色輕友不見人影，他們便常叫我，買張高鐵票南下，與他們一同 family day。我看著小切六個月，十個月，一歲，一歲半，兩歲，會爬，會走，會跑，會叫把拔馬麻阿姨，會說謝謝和 bye-bye。看著切媽又懷了第二胎，二十週，二十四週，三十週。我們不再去彈吉他吹海風，而是，帶著小孩到大賣場。幾次下來，切爸切媽發現了我帶小孩的天賦，把小切與購物車放心丟給我，兩個人研究起澳洲牛小排義大利起司與神之雰漫畫紅酒。我與小切唱著兒歌，學他說的依呦依呦火星文，推著他到貨架或冰櫃前認知學習，這是魚，小切要不要吃魚？這是牛奶，小切有沒有喝ㄋㄟㄋㄟ？切爸切媽抱著一大堆食材放進購物車，切爸說：感想如何？單親媽媽實習之旅？我說：叮叮叮，挑戰過關。小切又學著我叮叮叮個不停。

回到有著掃地拖地機器人與洗碗機的切宅，一桌食物就緒後，將爸將媽帶著小將過來，他們亦是高雄勸生堂的重要成員。兩歲的小切與兩歲半的小將把整理箱裡的玩具整箱翻過來，發出小動物的笑聲與叫聲，追逐跑跳，把家裡當叢林，便是把拔馬麻阿姨們的大人時間，每個人手上晃著大人的玩具，紅酒，開始聽堂主開釋。

一定要生，就算單親都要生。切爸總用這句話開頭。我說再等兩年吧，等經濟更穩定些。切爸說你以為生小孩是種花啊？說有就有啊？劇本先寫幾個起來放啊！我說你以為寫劇本是美而美煎荷包蛋啊，還可以先煎起來放咧。切爸說你四十歲會發現你想吃想玩的都吃完玩完了，那時你沒小孩你要幹嘛，上外太空嗎？我說是啊說不定可以找太空人生哦。練肖話，都比不過將媽有次喝多，豪爽曰：就算婚姻破裂我都不會後悔生了小將，嚇得旁邊的將爸酒杯差點滑下去。

是，不後悔。周圍還有一些朋友原本抱定頂客一輩子，意外懷孕，生下來了，開始餵奶換尿布買這個那個嬰兒車嬰兒床，每天睡不足三小時，從此只能喝三百塊以下的紅酒，不後悔。一次一次，我從勸生堂離開坐高鐵北返時，車廂裡總有哭個不停的小嬰兒或鬼叫跑鬧的小小孩，我一次比一次更有耐心，不再當那個臭臉的機車阿姨。如此幾個月一次的實習之旅，都可以把我靈銳稜角漸漸磨得平滑柔軟。親愛的小孩啊，我真不知道，如果你不來，我會帶著這些銳角，自傷傷人到何時。

大哥大說他勸伴不勸生，要生要有伴啊。大哥大年紀跟我媽一樣大，大我兩輪，我們都屬猴，大哥大的小孩也是小猴子，但小我兩輪，盼了十多年四十八歲老來得子，大哥大對小孩已有一套心得：他想來自己會想辦法。重要的是，找個好的伴吧。我像個大女兒一樣囁嘴任性：我打算去峇里島來個解放之旅，最好是黃是白是黑等生出來才知道！大哥大要我別嚇他，但他知道我想做什麼的時候攔都攔不住。

我真的去了，但業績掛蛋。每天在峇里島的山城烏布走來晃去，在最熱門的咖啡館外，精壯結實的印尼小夥子坐成一排，熱情招呼著：妳需要伴嗎？我卻像個俗辣快步通過。我也見到一些獨自一個人來旅遊的西方或東方女子，她們真的要了伴，我不知道需不需付錢或怎麼收費，有天在巴士站，一個印尼男孩帶著一個白晰豐滿的韓國女孩來搭車，男孩抓著女孩的手：email 我，okay？女孩伸手摸摸他的臉。我想，說不定女孩肚子裡已有一個印韓混血兒，為什麼別人可以我不行呢？我在驕傲什麼或在挑什麼？Mori 也常跟我說，隨時想生隨時來找我，他認識好多隨便睡自由得像隻鳥的無政府搖滾青年，帶著樂器去他酒吧，用演唱換酒喝，打烊後就挪開椅子在地上睡，他們絕對不會介意幫個姊姊達成夢想。是哦我還可以給他五百塊錢讓他去買牛奶喝哦。我打哈哈過去。偶爾在路上看到又高又帥簡直韓國男模的男生，興起傳簡訊給切爸：呼叫勸生堂，目標出現了，請問接下來要怎麼做？切爸叮咚回傳：交配啊！廢話！但我連交談都沒勁，那不是我的菜，我只是嘴砲。我隱約知道，是大哥大說的，愛，爸爸媽媽電光火石結合那一瞬間的愛，否則什麼年代了生個小孩還要眼睛一閉雙腿一開牙齒一咬床單一抓，何苦來哉？

於是，在峇里島，我後來幾乎都待在四周是稻田的瑜伽中心裡了，瑜伽，呼吸，冥想，唱頌。Mori 說過好狠的話，他說靈修團體只有三種女人：離婚、死尪、喰人愛，他要我別沈迷進去，以免變成其中之一。而現在，我好坦然，對啊我就是喰人愛。有天在唱頌課哭得稀哩嘩啦，因為那天治療師反覆領唱我最愛的祈禱文：Lokah Samastah Sukhino Bhavantu。願所有生命真正快樂，活得自在。我一遍一遍地唱，一遍一遍地原諒那些經過我生命的男士們，一遍一遍地，原諒我自己。

5.小男孩

早班飛機回到台灣，一開手機，就收到勸生堂傳來 what's app：二比零了，加油！

啊，是切媽生了，三天前。切媽每天傳來好多段影片，我站在行李轉盤前，一個一個點開看。三天大的小切妹，儼然小切的秀氣版，小小的鼻子與嘴巴，眼睛靈活有神，悠然左右徘徊，迫不及待張望這世界，唉呀打個哈欠都要讓人融化了。我回傳訊息：小切妹太美了啦！我要趕快生個男生來跟她姊弟戀！後面打上好多個唇印。

不知是峇里島的能量太正向，還是小切妹帶來的光和熱，我沒像以往回家睡大覺，機場巴士直接坐到百貨公司前面下車，去給小女娃兒買禮物。百貨公司剛開門，還沒什麼人，我最喜歡這種時候。上童裝部門前，先在一樓的精油香氛區繞了一圈，逛了幾家比較品質價格，最後回到第一家。

專櫃小弟過來招呼，裝熟似的：要不要試試我們家的尤加利精油？這對小朋友的呼吸道淨化很好哦！我說：呃，我還沒有小孩。拉了拉寬鬆的峇里島棉麻洋裝，歪頭裝可愛：而且，這叫娃娃裝，我沒有懷孕哦。小弟連忙抱歉地說：不好意思因為我剛剛看您牽一個小男孩走過

去，我以為是您的小孩……太玄了！我猛然放下手上的精油蓋，逼供似的：長什麼樣子？瘦弱小弟顯然被我驚嚇到，怯怯地說：眼睛又圓又大，長得好可愛。天啊，我深吸了一口氣。那他現在在哪？您第二次進來時我就沒看到了。那以為他去哪裡了？哦，我以為您可能把他交給菲傭了。他說完吐吐舌頭。（謝謝你哦不但看到我有小孩而且還是個貴婦哦。）我問：你是不是有通？換他露出詫異表情。我壓低聲音：我的意思是說，你是不是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猶豫了一下，看著我，點點頭。

為了彌補小弟一大早開市就來了這麼一場詭異對話，我買了好多各式各樣功效的精油。結完帳，飛行的疲倦與勞累忽襲捲上來。我拖著行李箱，挽著提袋，進化妝室洗了把臉。看著鏡子，拿紙巾慢慢擦掉臉上的水珠，壓了壓黑眼圈，擠出一個微笑，看著某個未知的存在，像分享一個無人知曉的秘密般，在心裡對它說：嘿，親愛的小孩，馬麻從好遠好遠的地方回來，但我知道，我離你很近很近了。

(完)